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My First Sixty Years in China

我在中国的六十年

金诗伯 著 秦亚青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My First Sixty Years in China

我在中国的六十年

金诗伯 著 秦亚青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中国的六十年 / 金诗伯著 ; 秦亚青译.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8. 6

(国际名人看中国)

ISBN 978-7-200-13500-8

I. ①我… II. ①金… ②秦… III. ①金诗伯—自传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266413号

国际名人看中国

我在中国的六十年

WO ZAI ZHONGGUO DE LIUSHI NIAN

金诗伯 著 秦亚青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168毫米 16开本 21.5印张 260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3500-8

定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

编委会

主 编：孙 华

编 委：舒 璋 安 危 刘力群 胡宗锋

高敏娜 袁西玲 陈 娟 尚亚宁

罗宾·吉尔班克 苏 蕊 孙 静

总 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不仅是系统全面地介绍和纪念为建立新中国所做出巨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也是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通过传承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广交国际朋友，让更多的外国人来讲述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去展现今天的中国发展，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人士的作品。这些作者在 20 世纪亲历、见证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们通过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我们今天再次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传世的经典著作，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变革创新的精神，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中，有很多国际友人，在今天仍然对中外人文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80年前，这些国际友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80年前斯诺他们做到了，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做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使更多友好的目光投向中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看法都不相同。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看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甚至融入中国，我们无法回避。我们相信，只要秉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不同文明间就能够相互促进，共通共融。

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校的信中强调指出：“希望你们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路易·艾黎和宋庆龄、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人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他在华工作60年，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在人文交流中，这些有着共同记忆的人物一直是构建平台的主线，因为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人类的和平与友谊做出贡献的人。当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女王于白金汉宫举办的国宴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一位中文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

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近年来，在何克就读的英国圣乔治中学和李约瑟就读的英国奥多中学，由英中了解协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论文比赛已经开展了三届，这些英国的中学生已经开始通过论文写作来了解今天的中国。在美国，来自斯诺家乡的肯尼迪教授将开始《红星照耀中国》出版 80 周年的全球巡展；中国问题专家麦金农教授筹备的以史沫特莱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也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外关系正在出现新的特征，因而对人文交流的目标和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人文交流的背后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世界的了解和尊重，更是引领各国民众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相向而行”。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作品，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国之交在民相亲”。衷心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让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孙 华^①

2018 年 6 月于北京

^① 孙华，博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前 言

这是我的传记，背景是中国人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

我不是专业作家，但是，六十七年的沧海桑田，六十七年的理想抱负，使我从一个国度来到了另一个国度，从一个时代迈进了另一个时代，从一种社会跨入了另一种社会。我不善于观察生活，但是，我的经历丰富多彩，我的道路曲折坎坷，我对过去记忆犹新。

萧伯纳说过：“所有的自传都是谎言……”他如此断言，自有其解释：“真实地讲述亲友同事之经历，没有人会这样愚蠢。”想必我是愚蠢之甚，因为我讲的恰恰都是实话。我真实地记下了周围的人，真实地记下了自己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事情。如若个别地方有误，也绝非美化掩饰之类动机所致。

我在提笔写传之时，深感困难重重。凡自传作家能遇到的困难，我都遇上了。诸如，如何大体上按年代顺序组织材料，又不至于过分庞杂；如何妥善处理个人与背景的关系；如何恰当解决艺术表现手法与真实性的矛盾；等等。或许最棘手处莫过于如何防止以老人、成人的口吻和语气讲述童年、青年的思想情感。

困难还有许多，我没有把握将其一一处理得恰到好处。但总的来说，回顾一生的道路，撰述一生的事件，重新评价它们的作用，确实令人感到分外激动、分外高兴。能为自己作传，也使我无比欣

慰。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本传记不会使出版社的同志和广大读者感到失望。

说到书名^①，有人对“第一”二字困惑不解，问我难道还想再活上第二个六十年？是的，我想力争，力争只能是有益无害。即便我活不了第二个六十年，想必也不会有人为此兴师问罪吧。

然而，有一点我确信无疑：我的祖国给了我所有的一切。只要一息尚存，我的一切就完全属于我的祖国——中国。

金诗伯

^① 本传记用英文写成，于1982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原书名直译应为《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六十年》。——译者注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屈辱童年	001
第二章 当家做主	011
第三章 动荡之春	033
第四章 深切同情	053
第五章 市容照旧	074
第六章 十字路口	106
第七章 奔向前程	125
第八章 新天新地	142
第九章 吾土吾民	167
第十章 政治运动	189
第十一章 三面红旗	210
第十二章 风暴欲来	229
第十三章 “牛鬼蛇神”	246
第十四章 “牛棚” 岁月	270
第十五章 春回大地	285
第十六章 光明未来	305
第十七章 珍贵纪念	321
后 记	327

第一章 屈辱童年

—

我出生在西伯利亚的赤塔市，一岁时随父母到了中国的满洲里。我的孩提时期就是在满洲里度过的。

我父亲是个俄籍犹太人，他出生在白俄罗斯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在父亲的家乡，残害犹太人是常事。后来，德国法西斯分子又在那里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父亲很少对我讲起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也许他讲过，但我已经忘记了。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只知道他不满二十岁就自己谋生，做的是木材生意。那时他年轻，又有事业心，总觉得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对犹太人强加的种种限制束缚了他的手脚。1903年，父亲离开了白俄罗斯的犹太人区，跑到西伯利亚的赤塔市，继续做木材生意。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并向她求婚。这位姑娘就是我的母亲。也就是在这里，我于1914年9月出生了。

1908年，父亲离开赤塔去满洲里。自从中东铁路在1904年完工之后，满洲里的贸易和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父亲在那里待了十五年，中间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回过赤塔一次，探望他的岳

父、岳母。他断断续续地替满洲里赫赫有名的大亨斯克德尔斯基管理过铁路枕木、梁木、木板的整个加工工序。斯克德尔斯基得到中国军阀的许可，在方圆几千里的林区享有特许权。父亲整天四处奔波，组织生产、监督工程、检查工作。他从未在一个地方安安稳稳地住上一两年，全家也只好跟着东奔西走。

虽说难得见到父亲回家，可我还清楚地记着他的模样。父亲身材瘦小，宽额头，浓眉毛，脸刮得干干净净，只留着一撮小胡子。他总是穿一身西装，喜欢坐在桌子上首，手里端一个银茶托，茶托上放一杯滚烫的茶。他大口喝着香茶，时而嚼上一块方糖，脸上汗津津、亮光光的，全然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

要是能有机会多见父亲几面，多和他接近，我也许会很爱他的。遗憾的是他很少回家。即使回到家里，他也不是太忙，就是太累，根本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很久之后，我才感到父亲值得尊重和爱戴，他有许多令人尊敬的品质：善良可亲、谨慎诚实、勤勤恳恳。他全心全意地工作，却从不自命不凡。

我母亲十六岁结婚，比父亲小十五岁。她也是出生在一个俄籍犹太人家庭，一家姊妹五个，她最小。我对母亲的家庭并不很了解，只知道她父母很看重宗教传统，坚持让孩子们遵守犹太教的一些礼仪。

母亲非常漂亮，长而卷曲的头发，闪闪发光的大眼睛，很像非犹太作家司各特^①笔下的那种犹太美人。她是个出色的女低音，若不是外祖母极力反对，她可能会成为一名歌唱家。外祖母说：“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个犹太姑娘，竟要学那些街姐儿，在陌生男人面前演戏露脸？”于是母亲学了牙科。她虽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①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艾凡赫》《惊婚记》《红酋罗伯》《肯纳尔沃思堡》等。——编者注

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鄂木斯克医学院。

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母亲曾告诉过我她为什么不等四个姐姐出阁，就同意嫁给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人。在母亲家中，外祖母是当家的。外祖母自己就比外祖父差不多小二十岁。那时她整天对着母亲唠叨：“你真好运气。看这小伙子，又正派，又稳重，壮壮实实的还通情达理，跟了他保准会过好日子。你要错过这样的机会，那才是个大傻瓜呢。”

母亲提议把她姐姐介绍给父亲，谁知不中父亲的意。他只要玛尼娅，别人谁都不要。

恋爱时间颇短，两人很快就结了婚。父亲比母亲年龄大将近一倍，既不潇洒风流，也不爱读书、听音乐，对社交生活毫无兴趣，全然不是母亲意中的伴侣，这样的结合造成了母亲终身的悔恨、埋怨和痛苦。

不管命运如何，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精神饱满、意志坚强的女人。她对父亲一心一意、忠贞不渝。虽然她想当歌剧演员的希望破灭了，虽然她想找个如意郎君、过高雅生活的美梦消散了，但她鼓起勇气，正视生活，陪伴父亲去巡视林区，和父亲一起住在“红胡子”^① 猖獗、军阀出没的边远地带。

二

我们兄弟三个，我排行第三，只有我是在俄国出生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充满了各种声音，飘荡着各种气味。其中有些悦耳宜人，有些却是能忘记为最好。

最悦耳的是母亲浑厚的女低音。她会许多歌剧中的唱段，有时

① 即土匪。——译者注

轻轻地哼，有时高声唱；她的歌声有时欢乐轻快，有时幽咽悲凄，有时缓慢庄重，全凭着她的情绪而定。母亲特别喜欢赖哈尔和卡尔曼的轻歌剧《风流寡妇》《西尔瓦》《寺院舞女》。那时，这些歌剧在哈尔滨相当流行，渐渐地我也迷上了这些歌剧。

我酷爱音乐，这还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我常常自怨没有母亲那样一副好嗓子，可朋友们安慰说我有一对好耳朵，欣赏能力强。人们倒是常常这样来恭维嗓音不佳的人，这种人的嗓子正像莎士比亚笔下“五音不全的小铃”。

还有些声音也很动听：从我们房前飞驰而过的四轮马车和雪橇上叮叮当当的铃声，冬天俄罗斯壁炉中木柴噼噼啪啪的燃烧声，还有总是给我家餐桌增彩添色的大茶炊煮茶的滋滋声。

破坏这曲和谐交响乐的是各种各样的家庭教师发出的喉音、鼻音、啞音。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德国人、美国人，也有英国人。这些人陆陆续续来到我家，各有威力无比的武器，诸如戒尺、勺子、指节铜套等等，借此向我们兄弟三个反复灌输各自的文化和规矩。说起来，只有母亲给病人钻牙的声音才比家庭教师的唠叨声更加刺耳。

对于这许许多多的家庭教师，我早已记不清了。只有最后一个还有点儿印象。那是个德国中年妇女，整天大惊小怪的。她不爱孩子、不爱游戏，也从来没有笑脸，唯独对礼仪规矩顶礼膜拜。她那喉音很重的德国话总是在我们耳边响起，提醒我们该这样做，因为绅士先生总是这样做；数落我们不该那样做，因为绅士先生从不那样做。她的规矩比摩西十诫^①还令人生畏。每次发号施令，她总要

^① 摩西，犹太人的古代首领、先知。后来奉神命率犹太人出埃及。耶和華曾降臨在西奈山上向摩西傳授了十條誡令，並命他頒布這十條誡令。此典出自《聖經》。——譯者注

先喊一声“孩子们”，这喊声对我来说真是刺耳扎心。她除了干别的事之外，还教我们德语。究竟她给我们灌了多少德语，我自己也不知道，但至今我一张嘴仍能说出德语：“孩子们，洗手！”这足以证明她的工夫没有完全白费。

今天，我仍然记得童年时喜欢的气味。我喜欢窗外飘飘的雪花那沁人心脾的清新；我喜欢雨后大地和小树充满活力的呼吸；我喜欢新烤的面包那扑鼻的香气。

当然也有令人讨厌的气味，那就是鱼肝油的腥味儿。那时我患贫血，吃了大量的各种鱼肝油。水剂的喝，胶囊装的吞，油剂的就当黄油抹在面包上吃。吃喝之中鱼肝油无处不在，渐渐地我开始讨厌鱼肝油，一看到鱼肝油就恶心。现在的鱼肝油什么怪味儿都没有，今天的孩子可真幸运！

还有发霉的荷兰奶酪，那味道也不叫人喜欢。但这是后话了。

学龄一到，我就考上了商业小学。学校这样取名是因为校址在商业路上。

小学的岁月已记不得多少了。然而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小学生活是幸福的。我成绩优异，喜欢上课，喜欢老师、课本。当然最喜欢的还是那身校服——竖领的乌克兰式制服，外加一条宽皮带，皮带的铜头很漂亮，还有一顶帽子，挺括的帽舌闪闪发光。

三

我对自己最早的记忆是和哈尔滨联系在一起的，那是1919年到1922年之间。

19世纪90年代，哈尔滨还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从1897年到1904年，随着中东铁路建设，哈尔滨开始兴旺起来，成为一个

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城区分为靠河的河堤区、与之毗邻的新城区和离河最远的当地居民区三部分。

河堤区和新城区连在一起，有“东方巴黎”之称，大部分居民是俄国人，有些是十月革命前逃出来的，有些是十月革命后被赶出来的，总共十万人，许多都是中东铁路公司的职员和工人。这些俄国人不会讲汉语，也不愿学汉语，而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却不得不学俄语，有的竟说得相当流利地道。就连人力车夫、小贩、店员、理发师傅也能讲，当然他们讲的俄语南腔北调，已是很不成样子了。所有的商店标牌都是俄语，建筑物也是俄式的，总之整个生活都是俄国风味。最耐人寻味的是，这里的一条主街竟取名为“中国街”。

1917年3月，这里曾成立过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和一个士兵代表苏维埃，但在同年12月就被白俄^①联合中国军阀的部队镇压下去了。1918年我们到哈尔滨的时候，那里已是满城皆“白”了，并且越来越“白”。因为大量涌来的是那些丢兵弃舰的前陆军将领、海军元帅，那些保不住爵位的原公爵、男爵，那些一文不名的前百万富翁。

这些人一到，都是大讲特讲“杀人嗜血”的布尔什维克的“滔天罪行”，说那些布尔什维克不信上帝、不怕沙皇，让他们千秋万代受到诅咒吧！

这些讲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倒也引来听众几句同情的话，有时还会招来听众的几滴眼泪。

尽管如此，哈尔滨仍不失其东方巴黎的美名。摩登饭店是全城

^① 白俄，在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后离开俄罗斯的俄裔居民。——编者注

的社交中心，这里的灯光引来哈尔滨俄国人区里所有的蛾虫；影院剧场，上映着著名影星维拉·赫劳德雅和伊凡·英斯如亨的片子；在无数的咖啡馆、酒吧里，哥萨克兵挥剑狂舞，吉卜赛人引吭高歌，歌声里充满了激情，燃烧着妒火；年老的绅士先生，戴着礼帽和白手套，哼着威汀斯基^①的新作——悠悠的怀旧曲，怀念彼得堡的白夜，怀念烟卷儿上缕缕淡青色的烟，怀念壁炉里即将熄灭的灰火。从前的贵妇人当娼妓，从前的将军当招待，他们又相互搔首弄姿，眉来眼去……哈尔滨可真是一片乐土。

然而，哈尔滨的俄国人区里也有另一种生活。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跟父亲母亲一起回家，就亲眼看到了这种生活。一个醉汉从肮脏的小巷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长裙拖在地上，拉着醉汉，娇滴滴地劝他回去再享欢乐。他们的样子真叫我害怕。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快步走开了。

就在那些岁月之中，中国发生了重大的事件，重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五四”运动的余焰未尽。湖南、北京、上海、湖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工人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展壮大，风起云涌。

对于这一切，哈尔滨的俄国人区却是漠然置之。在这里，人们关心的是与俄国人统治区有关的事，是考尔卡克、西苗诺夫、卡尔米考夫，以及其他白军将领、哥萨克首领之间的争斗厮杀，是中东铁路上层官员的撤职换班，是“红胡子”对俄国富翁的绑架，是“爱国志士”对亲共记者的暗杀，是歌剧、轻歌剧、话剧的首场

^① 威汀斯基，俄国浪漫作曲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作品在俄国风行一时。十月革命后逃往哈尔滨，后来又回到上海。——原注